

開 明 文 選

第 九 輯

上 海 開 明 書 店 印 行

活葉本文選目錄 (第九册)

(篇次)	(篇名)	(作者)	(頁數)	(總頁碼)	(定價)
181.	一篇很短的傳奇	俄國迦爾洵著 魯迅譯 (婦女雜誌)	五	一七一—一七二三	三分
182.	古詩十九首	(昭明文選)	二	一七二三	一分二釐
183.	詠懷詩十七首	阮籍 (昭明文選)	二	一七二七	一分二釐
184.	詠史詩八首	左思	一	一七三一	六釐
185.	爲幽州牧與彭寵書	朱浮 (後漢書)	一	一七三三	六釐
186.	陌上桑	(古詩源)	一	一七三五	六釐
187.	桃花源詩并記	陶潛 (陶淵明集)	一	一七三七	六釐
188.	飲酒	陶潛 (陶淵明集)	一	一七三九	六釐
189.	雨前	羅黑芷 (春日)	三	一七四一	一分八釐
190.	老牛	伊林潘杯著 沈雁冰譯 (雪人)	四	一七四七	二分四釐
191.	長恨傳	陳鴻 (唐宋傳奇集)	三	一七五五	一分八釐
192.	虬髯客傳	杜光庭 (唐宋傳奇集)	三	一七六一	一分八釐
193.	枕中記	沈既濟 (唐宋傳奇集)	二	一七六七	一分二釐
194.	南柯太守傳	李公佐 (唐宋傳奇集)	五	一七七—一七七五	三分

- |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------|------|
| 795. | 李娃傳 | 白行簡(唐宋傳奇集) | 五 | 一七八一 | 三分 |
| 796. | 無雙傳 | 薛調(唐宋傳奇集) | 三 | 一七九一 | 一分八釐 |
| 797. | 小小的一個人 | 江馬修著(日本小說譯叢)
周作人譯 | 五 | 一七九七 | 三分 |
| 198. | 晚間的來客 | 俄國庫克普林
周作人譯(空大鼓) | 五 | 一八〇七 | 三分 |
| 199. | 論短篇小說 | 胡適(胡適文存) | 九 | 一八一七 | 五分四釐 |
| 200. | 顛狗病 | 西班牙伊巴涅支著
周作人譯(空大鼓) | 七 | 一八三五 | 四分二釐 |
| 201. | 齊桓晉文之事章 | 孟 子 | 三 | 二〇〇一 | 一分八釐 |
| 202. | 神農之言章 | 孟 子 | 二 | 二〇〇七 | 一分二釐 |
| 203. | 胠篋篇 | 莊 子 | 二 | 二〇一一 | 一分二釐 |
| 204. | 馬蹏篇 | 莊 子 | 一 | 二〇一五 | 六釐 |
| 205. | 駢拇篇 | 莊 子 | 二 | 二〇一七 | 一分二釐 |
| 206. | 養生主篇 | 莊 子 | 一 | 二〇一一 | 六釐 |
| 207. | 逍遙遊篇 | 莊 子 | 三 | 二〇二三 | 一分八釐 |
| 208. | 祭十二郎文 | 韓愈(昌黎先生集) | 二 | 二〇二九 | 一分二釐 |
| 209. | 西湖香市 | 張岱(陶菴夢憶) | 一 | 二〇三三 | 六釐 |
| 210. | 西湖七月半 | 張岱(陶菴夢憶) | 一 | 二〇三五 | 六釐 |

一篇很短的傳奇

俄國迦爾柯著
魯迅譯

霜冷……正月近來了，而且使各個窘迫的人——門丁，警察——約而言之，凡是不能將他們的鼻子放在一個溫暖地位裏保得平安的人們，全都覺着了。而對我也吹來了他的冰冷的噓氣。我原也有着我那舒服而且暖和的小房子的，然而幻想挑唆我，趕我出去……

其實，我爲什麼要在這荒涼的埠頭上徘徊呢？四脚的街燈照耀得很光明，雖然寒風擠進燈中，將火燄逼得只跳舞。這明晃晃的搖動的光亮，使壯麗的宮殿暗塊，尤其是那窗戶，都沈沒在更深的陰鬱的中間。大鏡面上反射着雪花和黑暗。風馳過了涅跋（Neva）河的冰凍的荒野，怒吼而且呻吟。

丁——當丁——當！這在旋風中發響了。是堡壘教堂的鐘聲，而我的木脚，也應了這嚴肅的鐘的每一擊，在一面冰凍的白石步道上打敲，還有我的病的心，也合了拍了。用了激昂的調子，叩着他狹小的住家的牆壁。

我應該將自己介紹給讀者了。我是一個裝着一隻木脚的年青人。你們大約要說，我是模仿迭更司 (Dickens) 仿那錫拉思威格 (Elias Wegg) 小說“Our mutual friend” (二) 中的一個人物，那裝着木脚的著作家的罷？不然，我並不模仿他；我委實是一個少年的殘兵。不久之前，我纔成了這樣的……

丁——當！——當！

丁——當！——當！鐘是先玩了他那嚴肅悲哀的『主呵，你慈悲！』於是打一下……纔一點鐘！到天明還須七點鐘！這烏黑的夜滿着溼漉漉的雪，這纔消失了去，讓出灰色的白晝的地位來。我還是回家去罷？我不知道；其實在我是全不在意的。我不能睡一刻覺。

在春天，我也一樣的愛在這埠頭上整夜來往的逍遙。唉，那是怎樣的夜呵！有什麼比得他們呢！這全不是用了他那異樣的，昏暗的天空和大顆的星，將眼光到處跟着我們的，南國的芬芳的夜。這里是一切都光明，都清爽。斑斕的天是寒冷而且美觀。那曆本上載着的『徹夜的夜紅』將東北兩面染成金紅；空氣又新鮮，又尖利；涅跋的水

動着，傲岸而有光，並且將他的微波軟軟的拍着埠頭的岸石。而且在這河岸上站着我……而且在我的臂膊上支着一個姑娘……而且這姑娘……

阿阿，和善的讀者！爲什麼我來開了首，對你們訴說起我的傷痛來呢？但這樣的是可憐的獸氣的人心。倘若這受了傷，便對着凡有什麼遇到的都跳動，想尋到一點慰安，然而尋不到這卻是完全容易瞭然的。誰還要一隻舊的沒有修補的鞭子呢？各人都願意竭力的拋開——愈遠就愈好。

當我在這年的春天，和瑪沙（Masha），確是世間所有一切瑪沙們中最好的一個的伊相識的時候，我的心還用不着來修補。我和伊相識便在這埠頭，只是那時卻沒有現在這般寒冷。我那時並非一隻木脚，卻是真的，長得好好的脚，正如現在還在左側的一般。我全體很像樣，自然並不是現在似的什麼一隻蹩脚。這是一句粗蠢話，但現在教我怎麼說呢……並且我這樣的和伊相識了。這事出現得很簡單：我在那里走，伊也正在那里走。（我現在並非一個洛泰理阿（Lothario）或者還不如說先前並不是，因爲我現在有一段木槪了。）我不知道，有什麼激刺了我，我便說起話來。最先自然是說這些，說

我並不屬於不要臉的一流之類；尤其是說這些，說我有着純潔的志向之類之類。我的良善的臉相（現在是一條很深的皺紋橫亘了鼻梁了，一條陰鬱的皺）使這姑娘安了心。我伴瑪沙到圖船街，一直到伊的家裏。伊是從伊的老祖母那里回來的，那老人住在夏公園，伊天天去訪問，讀小說給老人聽，這可憐的老祖母是瞎的。

現在這老祖母是故去了。這年裏很死了許多人，並非單是老祖母們。我也幾乎死，我老實說。但我掙住了。一個人能擔多少苦惱呢？我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。

了不得！瑪沙命令我做英雄，而因此我應該進軍隊去……

十字軍時代已經過去；騎士是消滅了。但假如親愛的女人對你說：『這裏的這指環——便是我！』便將這擲在大猛火的煙燄裏，即使這在大火海，我們看來，宛如法庚 (Marsin) 的水車的火災一般，你也不想鑽進去，去取出這東西來麼？

『阿呀，這是怎樣一個古怪的人呵，』我聽到你們回答說，『我一定不去取這指環。決計不可以認賠，給伊買一個十倍價錢的指環。』伊於是說，這並不是那原來的，

卻是極值錢的指環麼？我永不會相信呢。唉，不然，我卻並不同你們的高見。你們所愛的女人，這麼辦，也許可以的。你們一定是幾百張股票的股東，而且，恐怕是，也還是拼開大商號的東家，所以能夠滿足那不論怎樣的慾望。你們或者還預定了一種外國雜誌，在那里供自己的娛樂罷。

想來，你們該經驗過你們孩子時代的事情的罷，一個飛蛾怎樣的撲進火裏去？那時這很使你們喜歡，當飛蛾發着抖，仰臥的拍着燒焦的翅子的時候。你們以為這很有趣；然而你們終於將這飛蛾弄碎了。這可憐的東西便得了救。——唉，唉，懇切的讀者呵，倘你們也能夠這樣的消滅我，我的苦惱也就得了收場了。

瑪沙是一個不尋常的姑娘。人宣告了戰爭的時候，伊恍惚了好幾日，而且少開口；我沒有方法使伊快活起來。

『你聽哪，』有一日伊說，『你是一個貴重名譽的人罷？』

『我可以承認，』我回答說。

『貴重名譽的人們是言行一致的，你是贊成戰爭的；現在你應該打仗去了。』
伊鎖了雙眉，並且用伊的小手使勁的握了我的手。

我只是看定了瑪沙，說道：『是的。』

『倘你回來，我做你的妻。』這是伊在車站上告別的話。『你回來呵！』

我含淚了，幾乎要失聲。然而我竭力熬住，並且尋到了回答瑪沙的力量：『你記着，瑪沙，貴重名譽的人們是……』

『言行一致的。』伊結束了這句話。

我末次將伊抱在胸前，於是跳進列車裏面了。

我雖然體了瑪沙的意志去戰爭，但對於祖國也體面的盡了我的義務。我勇敢的經過了羅馬尼亞，在塵埃和暴雨裏，酷熱和寒冷裏。我折節的嚼那『口糧』的餅乾和土耳其人第一次接觸的時候，我並沒有怕；我得了十字勳章而且陞到少尉。第二回交鋒有一點什麼炸開了；我跌倒了。呻吟……煙霧……白罩衫和血污的手的醫生……看護婦……從膝髁下切下來的我的有着青斑的腳……這一切都似乎過在夜夢

裏一列掛着舒適的吊牀的傷兵車，在優雅的大道姑的看護之下，將我運到聖彼得堡去了。

假如人以兩隻腳離開這都市，而以一隻腳和一段木樅回來，這可是很不尋常了，我想。

人送我進病院去。這是七月間。我託人，向住址官去查瑪利亞（瑪利亞·伊凡諾夫那）（Marya Ivanovna）G 的住址，那好心的看護手，是一個兵，將這通知我了。伊還是住在那地方呢，在區船街！

我寫一封信，第二封，第三封——沒有回信。我的和善的讀者呵，我將這些都告訴你們了，自然，你們不相信我。這是怎麼的不像真實的故事呵！你們說，一個武士和一個狡獪的負心人——這古老的，古老的故事。我的聰明的讀者呵，相信我，我之外，有着許多這樣的武士哩。

人終於給我裝好了木造的腳，我現在可以自己探訪，什麼是我的瑪沙的沈默

的原因了。我坐車直到匾船街，於是我躡上那走不完的階級去。八個月之前我怎樣的飛上這裏的呵！——竟也到了門口了。我帶了風暴似的心跳而且幾乎失了意識的去叩門……門後面聽脚步響；那老使女亞孚陀卻 (A Fouta) 給我開了門，我沒有聽到伊的歡喜的叫喊，却一徑跑（假如人用了種類不同的脚也能跑）進客廳裏。

『瑪沙！』

伊不單是一個人：靠伊坐着很遠的親戚，是一個極漂亮的年青的男人，和我同時畢了大學的業，而且等候着很好的差使的。他們兩個很懇切的招待我（大半因為我的木脚罷），然而兩個都很喫驚，並且慌張得可怕。十五分鐘之後我全明白了。

我不願妨害他們的幸福——你們一定不信我；會說，這一切不過是純粹的小說罷了。那麼，誰肯將他那所愛的姑娘，這麼便宜的付給什麼一個粗魯人，一個精窮的少年呢，你們明察……

第一，他不是一個粗魯，精窮的少年；第二，——那麼，我告訴你們，只有這第二條是你們不會懂的，因為你不信現在這道德和正義的存在。你將以為與其一人的不幸，倒

不如三人的不幸。聰明的讀者，你們不相信我罷？那是不相信的！

前天是結婚日；我是相禮的。我在婚儀時，威嚴的做完了我的職務，其時正是那我在世上最寶貴的物事飛到別一個的心中。瑪沙時常惴惴的看我。伊的男人對我也極不安的注意的招呼。婚儀也愉快的完成了。大家都喝香賓酒。伊的德國親戚們大叫『Hoch! (好冠冕)』而且稱我爲『Der Russische Held (俄羅斯的英雄)』瑪沙和伊的男人是路德派。

『哈』聰明的讀者說，『英雄先生，你看你怎樣的將自己告發了？你何以定要用路德教呢？只因爲十二月中沒有正教的結婚罷了！這是全個的理由和說明，全篇的故事是純粹的造作。』

請你隨意思，親愛的讀者呵，這在我是全不在意的。然而倘使你們和我在這樣十二月的夜裏沿着宮城的埠頭走，倘使你們聽到風暴和鐘聲，我的木腳的敲撞，我的病的心的大聲的鼓動——那你們就會相信我罷……

丁——當丁——當鐘樂打了四點鐘。這是回到家裏，自己倒在孤單冰冷牀上去睡覺的時候了。

『Au revoir (再會)』讀者！

註一 我們彼此的朋友。

註二 Lohario 是英國人羅 (Nicholas Rowe 1674-1718) 所作悲劇美的懺悔者 (Fair Penitent) 中的人物。一個放縱而善於誘惑的放蕩少年。

註三 卽瑪沙。

古詩十九首

行行重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相去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。道路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！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。相去日已遠，衣帶日已緩。浮雲蔽白日，游子不顧反。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。

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妝，纖纖出素手。昔爲倡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

青青陵上柏，磊磊澗中石。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。驅車策鴛馬，遊戲宛與洛。洛中何鬱鬱，冠帶自相索。長衢羅夾巷，王侯多第宅。兩宮遙相望，雙闕百餘尺。極宴娛心意，戚戚何所迫。

今日良宴會，歡樂難具陳。彈箏奮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真。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飈塵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。無爲守窮賤，軼軻長苦辛。

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雲齊。交疏結綺窗，阿閣三重階。上有絃歌聲，音響一何悲。誰能爲此曲，無乃杞梁妻。清商隨風發，中曲正徘徊。一彈再三歎，慷慨有餘哀。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稀。願爲雙鳴鶴，奮翅起高飛。

涉江采芙蓉，蘭澤多芳草。采之欲遺誰？所思在遠道。還顧望舊鄉，長路漫浩浩。同心而離居，憂傷以終老。

明月皎夜光，促織鳴東壁。玉衡指孟冬，衆星何歷歷。白露霑野草，時節忽復易。秋蟬鳴樹間，玄鳥逝安適。昔我同門友，高舉振六翮。不念攜手好，棄我如遺迹。南箕北有斗，牽牛不負輓。良無盤石固，虛名復何益。

冉冉孤生竹，結根泰山阿。與君爲新婚，兔絲附女蘿。兔絲生有時，夫婦會有宜。千里遠結婚，悠悠隔山陂。思君令人老，軒車來何遲。傷彼蕙蘭花，含英揚光輝。過時而不采，將隨秋草萎。君亮執高節，賤妾亦何爲！

庭中有奇樹，綠葉發華滋。攀條折其榮，將以遺所思。馨香盈懷袖，路遠莫致之。此物何足貴，但感別經時。

迢迢牽牛星，皎皎河漢女。纖纖擢素手，札札弄機杼。終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河漢清且淺，相去復幾許。盈盈一水間，脈脈不得語。

迴車駕言邁，悠悠涉長道。四顧何茫茫，東風搖百草。所遇無故物，焉得不速老。盛衰各有時，立身苦不早。人生非金石，豈能長壽考。奄忽隨物化，榮名以爲寶。

東城高且長，逶迤自相屬。迴風動地起，秋草萋已綠。四時更變化，歲暮一何速！晨風懷苦心，蟋蟀傷凋促。蕩滌放情志，何爲自結束！燕趙多佳人，美者顏如玉。被服羅裳衣，當戶理清曲。音響一何悲，絃急知柱促。馳情整中帶，沈吟躑躅。思爲雙飛燕，銜泥巢君屋。

驅車上東門，遙望郭北墓。白楊何蕭蕭，松柏夾廣路。下有陳死人，杳杳卽長暮。潛寐黃泉下，千載永不寤。浩浩陰陽移，年命如朝露。人生忽如寄，壽無金石固。萬歲更相送，聖賢莫能度。服食求神仙，多爲藥所誤。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。

去者日以疎，生者日以親。出郭門直視，但見丘與墳。古墓犁爲田，松柏摧爲薪。白楊多悲風，蕭蕭愁殺人。思還故里閭，欲歸道無因。

生年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遊。爲樂當及時，何能待來茲。愚者

愛惜費，但爲後世嗤。仙人王子喬，難可與等期。

凜凜歲云暮，蟻蝓夕鳴悲。涼風率已厲，游子寒無衣。錦衾遺洛浦，同袍與我違。獨宿累長夜，夢想見容輝。良人惟古懽，枉駕惠前綏。願得常巧笑，攜手同車歸。旣來不須臾，又不處重闈。亮無晨風翼，焉能凌風飛！眄睠以適意，引領遙相睎。徙倚懷感傷，垂涕沾雙扉。孟冬寒氣至，北風何慘慄。愁多知夜長，仰觀衆星列。三五明月滿，四五詹兔缺。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書札。上言長相思，下言久離別。置書懷袖中，三歲字不滅。一心抱區區，懼君不識察。

客從遠方來，遺我一端綺。相去萬餘里，故人心尙爾。文綵雙鴛鴦，裁爲合歡被。著以長相思，緣以結不解。以膠投漆中，誰能別離此！

明月何皎皎，照我羅床幃。憂愁不能寐，攬衣起徘徊。客行雖云樂，不如早旋歸。出戶獨彷徨，愁思當告誰！引領還入房，淚下沾裳衣。